

國學十典

冊十



詩
經

國學十典

詩
經

劉毓慶

李蹊譯注

中華書局

邶風

【題解】

從《詩經·國風》的情況看，「風」所指的是地方樂調。如《山海經》說，太子長琴「始作樂風」，郭璞注說：「創製樂風曲也。」《詩經》說「其風肆好」，就是指其樂調很好。但「風」何以能成爲樂調之稱，諸家說法不一。《毛詩序》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朱熹說：「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聲又足以動物也。」章太炎說：「風爲空氣之激蕩，自口出故曰風。當時所謂風者只是口中所謳唱罷了！」陸侃如以爲「風」有牝牡相誘之意，周策縱則將「風」與遠古的伺風巫術及風氣、生命聯繫起來，以爲它有性及生殖的意義指嚮。因爲古人相信生命是由風吹出來的（參見劉毓慶等《詩經百家別解考》）。周氏之說略近之。名之曰「風」，當是和古人對風的宗教信仰相聯繫的。古人認爲風中蘊有生命，故《易通卦驗》說：「八風以時，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白虎通·八風》說：「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熿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黃河流域，四季分明，而四季之風嚮、溫暖度，是不同的，直接關係到農業生產和狩獵活動。因此，王者則要順應風的變化安排活動，發佈政令，可見風在古人的觀念中其地位之重要。因此上古時代盛行著祭祀風的習俗，甲骨文中就記有祭風的活動。祭風必有歌舞，模仿風的動作狂歡，所祭之風不同，所用歌舞亦當有別，而且各地祭風其所用歌舞樂調也都有不同。於是「風」便有了地方樂調的意思。祭風歌舞不同，其俗自別，而且在原始自然神祭祀中的歌舞狂歡，往往有男女性放蕩的內容，於是便有風俗、風流、風情、爭風喫醋之類概念產生。

「邶」是地名。「邶風」就是指邶地的樂調。但「邶」指何地，卻衆說不一。漢儒多以指爲殷畿內之地，在朝歌之

北。或以爲即湯陰之邶城。清儒顧炎武則以爲「邶墉衛」合爲一地，指衛地。王國維根據北伯彝器的出土地點——河北涿水，認爲「北」就是邶國，也就是燕地（見《觀堂集林·北伯鼎跋》）。我們認爲漢儒之說是可取的。《毛詩》與《魯詩》都認爲《邶風》有古黎國人之作，古黎國在今山西長治境內，其地正在殷都之北，爲殷畿內地。因邶後並入衛，故現存的「邶風」十九篇中多數是衛詩，只是用邶地的樂調唱出來而已。

柏舟

汎彼柏舟〔二〕，亦汎其流〔三〕。耿耿不寐〔三〕，如有隱憂〔四〕。微我無酒〔五〕，以敖以遊〔六〕。

我心匪鑒〔七〕，不可以茹〔八〕。亦有兄弟〔九〕，不可以據。薄言往愬〔二〇〕，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二一〕，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二二〕！威儀棣棣〔二三〕，不可選也〔二四〕！

憂心悄悄〔二五〕，愠于羣小〔二六〕。覯閔既多〔二七〕，受侮不少〔二八〕。靜言思之〔二九〕，寤辟有標〔三〇〕。

日居月諸〔三一〕，胡迭而微〔三二〕？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三三〕。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三四〕！

【注釋】

〔一〕汎：漂浮。或以爲「汎彼」同「汎汎」，漂浮貌。柏舟：柏木做的船。

〔二〕亦汎其流：即且汎且流。「亦」與「其」都是連詞，都是「且」的意思。或以爲亦通「以」，以其流而泛。

〔三〕耿耿：形容不安之狀。或以爲眼睜難眠貌。《紅樓夢》中描寫林黛玉整夜不眠云「雙眸炯炯」。

〔四〕如：爲，乃，即由於。或以爲同「而」。隱憂：憂愁痛苦。或以爲隱同「殷」，有盛大意，隱憂言「巨大憂愁和痛苦」。

〔五〕微：非，不是。這個「微」字貫穿下句。

〔六〕以教以遊：即遨遊。

〔七〕匪：通「非」。鑒：鏡子。或以爲鑒當作「藍」，草屬，高二三尺，花紅白色，結實略大於蓼，古醫書云，食之可以填骨髓，明耳目，益心力。

〔八〕茹：容納。或以爲「度」，或以爲通「如」，或以爲「吞噬」。

〔九〕兄弟：指娘家兄弟。

〔一〇〕薄言：姑且、勉強之意。或以爲急迫地。言，古同「焉」。愬：告訴，或以爲訴說。

〔一一〕石：舊說大石塊堅硬，但可以轉動（「石雖堅，尚可轉」）。此處當是指農家常用的能轉動的石製工具，如碾子、碌碡（lù zhou）之類。

〔一二〕卷：葦席或草席可以捲成筒。

〔一三〕威儀棣棣（yí yí）：威儀，容貌舉止、尊嚴。棣棣，雍容閑雅貌。或以爲當從《說文》所引作「秩秩」，儀態萬方。

〔一四〕選：通「巽」，屈服，退讓。或以爲簡擇、挑剔。

〔一五〕悄悄：憂愁貌。或以爲內心憂愁的感受。

「一六」愠：怨恨。或以爲怒。羣小：一羣小人。

「一七」覯：通「近」，遭遇到。閔：憂患。既多：或以爲「其多」，言如此之多。

「一八」侮：欺侮。

「一九」靜言：靜然，靜靜地。

「二〇」寤辟有標（biāo）：此句言兩手交替著拍打著胸口。寤，同「午」，交互。辟，拊心，拍擊著心口。有，又。標，拍打。「辟」較「標」輕些。

「二一」居：諸：語氣詞。

「二二」胡：何。迭：更迭，交替輪換。微：晦闇無光。

「二三」如匪：如彼。澣衣：洗衣。洗衣服時，反復揉搓，心情煩亂不安，就像被搓洗的衣服。

「二四」奮飛：奮翼而飛，指脫離這個惡劣的環境。

【譯文】

那水中上下浮動的柏舟，它不能自主地順水漂流。我整夜雙眸炯炯難以入睡，只因滿懷著巨大的煩憂。不是我沒酒一醉方休，也不是不能遨遊散掉憂愁。

我的心不是無情的鏡子，任甚麼影像都可以容納。我娘家那邊也有親兄弟，有了麻煩卻不能依靠他。也曾把痛苦向他們訴說，可正趕上他們怒氣勃發。

這顆心不是那碾子碌碡，決不能隨心所欲地轉動！這顆心也不是葦席草席，絕不能隨便地卷成席筒！我的容止何等雍容閑雅，絕不能低三下四地屈從！

心中的憂愁鬱悶不堪，被一羣小人怨恨難平。我已遭受了這般憂患，得到的欺侮難以數清。安靜地想想更加煩悶，雙

手交替著捶打前胸。

那輝煌的太陽啊那朗照的月明，而今爲甚麼要交替著昏闇冥冥？我心中的這份憂愁是如此沈重，就像那臟衣服反復揉搓難洗清。讓我安靜地想想吧又更加煩悶，恨不能展翅飛離這汙穢的環境！

【評析】

這首詩寫一個在惡劣環境中被迫害者的悲憤。詩人的身份疑不能明，可作寬泛地理解。

本詩的主題向來無大分歧，但詩人的身份卻紛爭歧出。從詩中所用以比喻的事物看，大約是一位女性——只有細心的女性對洗衣服方有如此深切的感受。然古史茫茫，已很難找到確切證據了。我們只好作寬泛的理解：「生聖人百世之下，可信者須還他一個信字；即可疑者只合還他一個疑字，何必一一硬執已見！」（清代王心敬《豐川詩說》）

全詩五章，可以看作是一篇簡短的《離騷》。一章寫其憂憤不眠，二章言其孤獨無助，三章訴其耿介不屈，四章補其憂憤之由，五章語其欲擺脫困境而不可得的淒絕。周邦彥詞云：「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寫不眠之狀差似。但本篇作者人格的高潔、意志的堅定，性格之孤傲不屈、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卻只有《離騷》堪與比肩。人一旦遇到困境，就想離開，但又不能離開，於是就想到像鳥一樣飛離這個汙穢的塵世。屈原在決定離開楚國時，也是先飛到天上；《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的作者云：「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性格決定命運」，信然。

綠衣

綠兮衣兮^{〔一〕}，綠衣黃裏^{〔二〕}。心之憂矣^{〔三〕}，曷維其已^{〔四〕}！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五〕}。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六〕}！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七〕。我思古人〔八〕，俾無訖兮〔九〕！

絺兮綌兮〔一〇〕，淒其以風〔一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一二〕。

【注釋】

〔一〕衣：上衣。

〔二〕裏：衣服的襯裏。或以爲「裏」在外衣之內，即下文的「裳」。

〔三〕之：猶「多麼」。

〔四〕曷：何，有「何時」、「怎樣」的意思。其：猶「可」。或以爲「維」，其也；其，指示代詞，它，指憂愁。已：止。

〔五〕裳：下衣。或以爲古代女子的衣裳上衣與下裳同色，而此處上下衣服顏色不同，則所寫爲男子（王宗石《詩經分類詮釋》）。

〔六〕亡：同「已」，即與上文之「已」同。

〔七〕女（己）：即「汝」，你。

〔八〕古人：故人，指亡妻。

〔九〕俾：使。無訖（you）：即「无尤」。尤，過錯，禍患。

〔一〇〕絺、綌：粗葛布爲「絺」，細葛布爲「綌」。見《葛覃》注。

〔一一〕淒其：淒然。其，猶「然」，形容詞語尾助詞。

〔一二〕獲：得，得心，即中意。

【譯文】

這綠色啊這衣服啊，綠面黃裏閃著光綵。我心中這份憂傷啊，哪一天纔能够忘懷！

這綠色啊這衣服啊，綠衣黃裳泛著光綵。我心中這種憂傷啊，哪年哪月纔能忘懷！

這綠色啊這絲縷啊，千絲萬縷經過你的手啊。忘不掉我那去世的愛妻，只有你纔使我一生無憂。

這細葛布啊這粗葛布，看到這些就讓我淒涼。想起我那過世的愛妻，只有你懂得我的衷腸！

【評析】

這是一首懷念亡妻的詩。他看到家裏樣樣東西都與自己的愛妻聯繫起來，在他生活的空間裏處處都留下亡妻的痕跡，當然最重要的是妻子對他的理解和幫助，他的生命已與妻子融匯在一起。

詩人想念亡故的妻子，從生活中不可暫離的衣服開始，那耀眼的綠色刺心，他翻過來調過去地看，越看越細，由色綵至於絲縷——絲絲縷縷都滲透著妻子的生命，滲透著對他深厚的感情。後世有人說過一句混帳話：「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但這位遠古的丈夫卻不這麼看，他對夫妻的理解超越時代、穿越時空，直到未來：他與妻子是生命相融，是不能分離的：「我思古人，俾無訖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她曾給過他多少幫助，她對他是那麼理解。中間有多少故事已隱沒在這情感的結晶之中，留給讀者的是巨大的想象空間。

這悲傷揮之不去，全從生活的細節中流露出來，這給後世詩人抒發情感確立了榜樣。看看潘岳的《悼亡詩》，他寫的細節可能比這首詩更多，情感的抒發也更細膩、更深厚，但我們能清晰地看到《詩經》對他的啓發。

燕燕

燕燕于飛「二」，差池其羽「三」。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三」。瞻望弗及「四」，泣涕如

雨〔五〕。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六〕。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七〕。瞻望弗及，伫立以泣〔八〕。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九〕。之子于歸，遠送于南〔一〇〕。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一一〕。

仲氏任只〔一二〕，其心塞淵〔一三〕。終溫且惠〔一四〕，淑慎其身〔一五〕。先君之

思〔一六〕，以勸寡人〔一七〕。

【注釋】

〔一〕燕燕：即燕子，古人習慣雙稱，或以爲單稱則爲鳥。于飛：飛。于，語助詞，或以爲「于」與「黃鳥于飛」之「于」同，爲「往」。

〔二〕差（chā）池：不齊貌，燕子飛翔時，尾羽雙歧，如張開的剪刀。

〔三〕野：郊外。

〔四〕瞻望：遠望，展望。弗及：不及，這裏指看不到。

〔五〕泣涕：無聲的哭泣、流淚。

〔六〕頡（xié）：鳥向下飛。頡（háng）：鳥向上飛。

〔七〕遠于：即「遠而」。于，有「而」、「以」之義。將：送。

〔八〕伫立：長時間的站立。以泣：而泣。

〔九〕下上其音：燕子在天空飛翔，時上時下，其鳴聲亦隨之上下。

〔一〇〕南：此處同「林」，即「野外謂之林」之「林」，指遠郊。

「一一」勞我心：內心傷感悲哀。

「一二」仲氏：兄弟姊妹排行在第二的稱「仲氏」。任：善。或以爲「大」，又以爲「大德」，又以爲「任姓之第二女」，與「孟姜」、「叔姬」之稱同。只：語氣詞。

「一三」塞淵：誠實而深沉。塞，應爲「寒」字，心實也，猶今俗曰「實誠」。淵，深，默。

「一四」終：既。溫：溫和。惠：慈愛，慈善，隨和。

「一五」淑：善良。慎：謹慎。

「一六」先君：已故的國君。或以爲去世的父親。之：是。思：思念，紀念。

「一七」勛（ $\times$ ）：通「畜」，好，喜愛，此指愛護。或以爲勉勵。寡人：少德之人，送行者自我謙稱。

【譯文】

燕子在空中自由地飛翔，剪刀似的尾翼臨空舒張。今天我妹妹要遠嫁他鄉，送她送她到郊外的路旁。眼望她漸漸消失的身影，我的眼淚像雨一樣流淌。

燕子在空中自由地飛翔，一會貼著地面一會高揚。今天我妹妹要遠嫁他鄉，送她送她到遠郊的路旁。眼望她漸漸消失的身影，我站立久久任眼淚流淌。

燕子在空中自由地飛翔，上下鳴叫在原野的空曠。今天我妹妹要遠嫁他鄉，送她送她到南郊的路旁。眼望她漸漸消失的身影，我的心實在是萬分悲傷。

我的二妹妹是如此和善，她是個誠實沈靜的姑娘。最難忘她的溫厚和關愛，最難忘她的穩重和善良。臨別又叮囑我，忘先君，盡心地維護我這個兄長。

【評析】

這是一首送別的詩。但送者與被送者是誰，實難考證。從詩的第四章所用「先君」一詞推測，應該為一位國君送其妹遠嫁別國。傷別之情感人至深，故清代王士禛以為「萬古送別之祖」。

從詩中「之子于歸」看，這首詩所寫肯定是送女子出嫁的詩；再從詩中言「先君」推測，則應是一首國君送妹妹出嫁的詩。春季燕子飛鳴時，也正是姑娘出嫁的時間。

送女子出嫁該是件高興的事，但全詩卻充滿了別離的悲傷，詩的最後一章已暗示出這次遠嫁傷別的原因：迫於某種國際形式的需要，必須以此女為犧牲，即以此女嫁於某諸侯為代價，換取國家的安寧。而且這種局勢應該是這位姑娘十分清楚、自覺自願的行為，她深明大義，寧願犧牲自己個人的幸福，以換取整個國家的安全——「婚姻者，所以合兩姓之好也」。這自然使這位年輕的國君萬分感動。於是他想起了妹妹平時的為人和修養，她的性格和品質，她那總是為別人著想的善良和寬厚……他滿懷著對妹妹的感激和愧疚，兄妹親情尤其因「先君」的血肉聯繫而來得更為濃烈，兄妹手足，此去也就等於永別，悲從中來，不可遏止。因為古代諸侯間通婚，就是父母去世，女兒也不能回國奔喪。詩的最後特別提到「先君」，已間接地說明這個問題。

正因為如此，這次的送別纔是這樣難舍難分，並且滿懷著悲傷。

前三章反復以「燕燕于飛」起句，以興「之子于歸」。但這個「于歸」非比尋常，所以兄長的送行也就送得特別遠，而且直到看不見妹妹的影子了，他還長時間地站在那裏，淚如雨下。「瞻望」，是翹著腳、伸長了脖子地看，「弗及」是他的妹妹車隊的影子消失在地平線上，再也看不到了。

三章詩反復地詠唱這沈重而淒傷的情感：他面對著空曠的原野，一片空蕩蕩的空白。他百感交集，只看見燕子在空中上下翻飛——燕子的飛翔輕捷婀娜，一會緊貼地面，一會高入雲天，她的叫聲正是「燕燕、燕燕」。她停下來的叫聲好像

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在哪……」古人所謂「呢喃」，如小兒女之可愛，可愛得令人澄心清肺。如今那鳴叫的聲音隨著她身影上下，充滿了空間。燕子的上下飛翔、燕子的上下鳴叫，與送別主體行程的時間和空間是一致的，於是我們看到了整個時空瀰漫著的就是這離別的傷感，整個時空也就化成主體生命的形式——「重章疊唱」所表現的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情感的逐步深化和擴張。

蘇珊·朗格在論述生命（情感）形式的特徵時指出，生命的生長表現於時間的延續和空間的擴展，同時有其鮮明的節奏，並且呈現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裏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詩人對情感把握的節奏及其整體的完整性。

日月

日居月諸^{〔二〕}，照臨下土^{〔三〕}。乃如之人兮^{〔三〕}，逝不古處^{〔四〕}。胡能有定^{〔五〕}？寧不我顧^{〔六〕}。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七〕}。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八〕}。胡能有定？寧不我報^{〔九〕}。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一〇〕}。胡能有定？俾也可忘^{〔一一〕}？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一二〕}，畜我不卒^{〔一三〕}，胡能有定？報我不述^{〔一四〕}。

【注釋】

〔一〕居、諸：語氣詞。

〔二〕照臨：照耀到。下土：大地。

〔三〕乃如：提示發語詞，與「若夫」同，類似今天講話前先說「至於那個……」、「說到那個……」這類提示性的

話。之人：是人，這個人。

〔四〕逝：發語詞。古處：古當讀爲「居」，息，猶「修養生息」的「息」，即生活。或以爲同「姑」，即「姑且」。

〔五〕胡：何。一說指男子行爲沒有定準。

〔六〕寧：乃。或竟然。顧：顧念。

〔七〕冒：覆蓋。指陽光普照。

〔八〕相好：相悅，相愛。

〔九〕報：本義爲上古收繼婚姻習俗的遺留，即叔、兄、父等過世後，子弟以其妻爲妻（親生母子除外），稱爲「報」。此處應有「親昵」之義。

〔一〇〕德音：聲譽，德性。無良：不好（指感情）。

〔一一〕俾：通「婢」，是古代女子自我的謙稱，此句言「我也可忘」。舊釋爲「使」。或以爲「忘」通「望」，即「指望」（聞一多）。

〔一二〕父兮母兮：古人以爲「人窮則反本」，所謂「反本」即呼天，呼父母（《史記·屈原列傳》），這是痛苦到極端的表現。

〔一三〕畜：好，愛悅，喜歡。卒：終。

〔一四〕不述：不遂，不成（于省吾）。

【譯文】

太陽啊，月亮啊，光明照徹大地。你看那個人啊，他不跟我一起。我的心神怎麼能安定？他竟然不再把我顧及。

太陽啊，月亮啊，光明把大地照徹。你看那個人啊，狠心拋棄了我。我的心神怎麼能安定？他竟然決定不來娶我。
太陽啊，月亮啊，每天升起在東方。你看那個人啊，長一副壞心腸。我的心神怎麼能安定？已經把我完全遺忘？
太陽啊，月亮啊，每天從東方升起。我的爹啊我的媽，他愛我不能到底。我的心神怎麼能安定？說娶我卻沒有成禮。

【評析】

關於這首詩的主題，古今學者都一致地看到了其中寫男女之情這個中心，但解釋又各不同。據詩中所言「寧不我報」、「報我不述」來看，當是一個寡婦的失戀之作。

在春秋以前，我國中原地區普遍實行一種收繼婚姻制度，即「兄死妻嫂」、「叔死妻其孀母」、「父死妻其後母」，是古代家長制家庭的一種特殊的婚姻形態。大約仍然是爲了繁衍本家族的人口，壯大本家族的勢力，同時也能繼續維持與女方相關聯的家族的合好關係。《左傳》中有多處這類記載，稱這種婚姻爲「報」。據此而言，這首詩當是一個年輕的寡婦與其族人中的一個後輩相愛，並且約定結爲夫妻，但這位後生卻反悔了，以致給她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在極端痛苦無助的情況下，她只能呼天搶地。所以，司馬遷說：「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乎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乎父母也。」詩中反復呼喊日月和父母，其疾病慘怛之狀畢現。

一章言其「不顧」，以其「逝不古處」；二章訴其「不報」，以其「逝不相好」；三章斥其「德音無良」，以其「俾也可忘」；四章絕望極矣，以其終不能「報我」也。情感逐步轉化而加深，情感的邏輯也十分清晰。

終風

終風且暴

〔一〕，

顧我則笑

〔二〕。

謔浪笑敖

〔三〕，

中心是悼

〔四〕。

終風且霾

〔五〕，

惠然肯來

〔六〕。

莫往莫來

〔七〕，

悠悠我思

〔八〕。

終風且噎「九」，不日有噎「一〇」。寤言不寐「一一」，願言則嚏「一二」。

噎噎其陰「一三」，虺虺其雷「一四」。寤言不寐，願言則懷「一五」。

【注釋】

「一」終：既。暴：暴風。或以爲疾雨，或以爲雷。

「二」顧：回頭看。

「三」謔浪：戲謔，放蕩。笑敖：調笑（今遼寧東部方言中猶有「浪」一詞，主要是說女性動作表情帶有性挑逗的意味）。

「四」中心：內心。是悼：悼是。悼，哀傷，此處有驚恐之意。

「五」霾（mái）：大風揚塵。

「六」惠然肯來：此言愛我即可來而相會。惠，愛。然，通「也」。或以爲通「而」。肯，可。

「七」莫往莫來：不來往。

「八」悠悠：思念貌。

「九」噎（yē）：天陰。或以爲「陰而起風」。

「一〇」有：又。

「一一」寤言：即寤然，不寐貌。

「一二」願言：《詩經》中的成語，即「願焉」、「願然」，思念殷切。或以爲深思。嚏：嚏。一種生理現象。男

女相思，焦慮至極，氣塞則逆而打噴嚏。俗間至今猶云有人在背後說自己，則打噴嚏。這裏有鬱悶至極的意

思。

「一三」 瞢瞢：天氣陰沈昏闇。

「一四」 虺虺(huī)：雷聲。

「一五」 懷：因思念而傷感。

【譯文】

外面的風越刮越猛烈，臨走你對我笑著一瞥。那戲謔和調笑的神情，讓我的心中惶惑不迭。

大風已刮得漫天陰霾，倘若你愛我肯定會來。現在你我斷絕了交往，這讓我整日愁思滿懷。

大風已刮得漫天昏昏，見不到太陽只有陰雲。見不到你我整夜難眠，這思念使我連連噁噴。

天氣越來越昏闇無光，轟轟的雷聲震天地響。想念你我整夜難入睡，這思念讓我萬分悲傷。

【評析】

這首詩表現了一位少女「初試雲雨情」時，與一個粗暴的男子遇合後的複雜心理狀態。她既恐懼又嚮往，既希望那男子能够再來，又擔心他的粗暴給自己帶來傷害。

《詩經》中《國風》部分多次言及「風」，凡與「天陰」、「天雨」相聯繫，也多與男女情感有關。本詩全詩四章，其中前三章都從「終風」講起，然後是「且暴」、「且霾」、「且瞢」，顯然都是針對這個男子的粗暴行為而言。但她畢竟已經嘗到了「禁果」的甘美，她對這個男子還是產生了真愛，所以第二章所寫全是盼望那男子「惠然肯來」，並且因為他「莫往莫來」，而陷入了「悠悠我思」的苦思之中。三、四章甚至急切地盼望他能來：「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願言則懷」。以此推測，則此詩所表現的是一個少女初次與一男子遇合的複雜心情。這種現象大約也是普遍的。如張衡的《同聲歌》描述新婚女子的感受：「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湯。」然而不幸的是《終風》描述的這位女子所遇乃是一個粗暴的男人。讓她最終還是以「瞢瞢其陰，虺虺其雷」的感受而不安，以「寤言